

Don't

Under-
estimate

别低估了 梁红玉

风为裳——作品

最后
她终于找到了一种
除爱情之外
让双脚稳稳站在大地上的方式

畅销言情天后

风为裳
深情力作

ang
ngy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裳——作品

别低估了 红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低估了梁红玉 / 风为裳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00-1136-6

I. ①别…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6228 号

别低估了梁红玉

风为裳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师素珍
特约策划 驰 宇
营销统筹 卢 渔
装帧设计 王芳甜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张 越
特约编辑 驰 宇
营销推广 杨 蕊 徐江宁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9.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5500-1136-6

赣版权登字: 05-2014-25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Don't
Under-
estimate
Liang
Hongyu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闹剧开头的悲剧

001

第二章

拿得起放得下的只有筷子

055

第三章

让你病的人给不了你药

107



^

^

^

Don't
Under-
estimate
Liang
Hongyu

第四章

把前任埋在春天里

155

第五章

小规模荡气回肠

207

第六章

开水要烫，姑娘要壮

263



第 一 章

闹剧开头的悲剧

1

2011年5月16日，是个极普通的星期六，不是节日也不是纪念日，但对梁红玉和姚茉莉来说，这绝对是个让她们终生难忘的黑色星期六。

不同的是，姚茉莉当天就知道了这个日子摧枯拉朽般改变了她以后的生活。而梁红玉是在很久之后才幡然醒悟自己的人生是从那天开始急转弯的。

那个清晨是从梁红玉的一个梦开始的。

那是一场豪华的海边婚礼，鲜花拱门，白色沙滩，欧式的桌椅，各色美得让人不忍下口的西式小点心，当然还有一对璧人儿新郎钱平安和新娘梁红玉，可是怎么……怎么自己没有穿婚纱，仍穿着休闲运动装，手里还拎着化妆箱呢？真该死，难道给新娘化妆、跟妆成了职业病吗？得赶紧去换婚纱……去换婚纱……梦总是删繁就简，况且梁红玉本身就是神经大条的人，焦虑的情绪瞬间无影无踪。梁红玉穿着漂亮的露背婚纱站在钱平安旁边，狠狠地掐了一下钱平安，脸上挂着甜甜的笑低声说：“谁叫你不提醒我穿婚纱的？”说完，梁红玉的目光在宾客席上转了一圈，转回到身边的小花童身上，小花童穿着白色的蓬蓬裙，肩上背着小小的翅膀，圆圆的小脸像可爱的小苹果，让人有忍不住咬一口的欲望。梁红玉的幸福溢于言表，她急切地告诉身边的人，小花童是她的女儿小海带，漂亮得像个儿童星吧？周围的人很配合地夸赞着小海带，梁红玉不知怎么觉得幸福得不那么真实，心里空落落的。她又

掐了钱平安一下，说：“谁叫你先上车，后买票的？不过……让咱们的女儿参加咱们的婚礼这事也挺好的！”钱平安龇牙咧嘴地冲着下面的来宾笑。一阵风吹过来，头纱差点儿把梁红玉拽倒，她的眼皮跳得厉害，小声嘟囔：“这怎么像是演砸了的节奏啊？”

钱平安白了梁红玉一眼，“呸呸呸，好的不灵坏的灵，不，不对，坏的不灵好的灵……”梁红玉笑得没心没肺，笑还在脸上没枯萎，坏的就来了。

像是从沙子里生长出来的一个面目狰狞的女人，她冲到梁红玉面前大声嚷：“你叫梁红玉吧？跟你说件事，咱们的孩子抱错了，你看，这才是你女儿！”女人从身后拉出来一个跟小海带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小女孩怯生生地叫了声“阿姨”，女人拧了小女孩一把：“叫什么阿姨啊，叫妈！”梁红玉的脑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她抬头看钱平安，从钱平安的脸上读出了惊喜，钱平安的眉毛又弯又长，这让他的表情格外明显。他急霍霍地说：“你确定我们抱错了孩子？这真是太好了……我是说能找回我们各自的亲生女儿这事太好了！”

太急于解释，钱平安的脸有些红。天空暗了下来，小海带突然“哇”的大声哭了起来，从出生开始她都没哭得这么大声过，梁红玉的心被什么揪得紧紧的，她一把抹下头纱，甩掉高跟鞋，抱住小海带，几乎嘶吼着说：“我不管抱没抱错，谁都别想抢走我的小海带，滚，你们都给我滚……”

“醒醒，哎，你醒醒，你抱我抱得那么紧，胳膊都麻了，让谁滚啊，往哪儿滚啊，真是……”

梁红玉睁开眼睛，看见钱平安气急败坏的一张脸，而自己则紧紧地抱着老公钱平安的一只胳膊。她腾地坐了起来，抬手就打，“你干什么啊，你？我就知道你嫌弃咱们女儿，我就知道你巴不得咱们的孩子抱错了，瞧把你乐的，嘴都咧到耳根子后面去了，你还说这太好了！”

钱平安拉长脸挡开梁红玉狂风骤雨似的拍打，“什么，什么啊？什么情况啊？我招你惹你了？你把我胳膊压麻了，起来还打人，你孙二娘还是河东狮啊？我怎么就嫌弃女儿了，还太好了，太糟了，好不好？你又做什么梦了？”

梁红玉清醒了那么几十秒，终于明白那是个梦，她笑了，还好梦不是真的，

真是吓死了。因了那一点儿恐惧，她并没有松开钱平安的胳膊，反倒把半边身子倚在老公身上，有一种小女人般的娇嗔，“人家不是做噩梦了嘛，你看你，从前我做噩梦醒了骂你打你，你不都乐呵呵听着吗，现在怎么啦，不行啦？熊德行！”梁红玉的娇嗔配上透过窗帘若隐若现的晨光，柔美性感。

钱平安本想移开梁红玉的胳膊，手却触到梁红玉的胸。婚后梁红玉胖了很多，睡裙还是结婚时买的那条，穿在身上，双峰呼之欲出。

沉睡了一个世纪的身体在那个清晨猛然苏醒了过来。她腻在他的怀里，他的吻落到她的耳际，手顺着睡裙滑了进去。梁红玉半梦半醒之间嘴里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身子黏了上来。自从小海带被查出自闭症之后，他们就没心情在一起过。

两个人像失水干透了的海带，慢慢浸到水里，有了感觉。他很慢很慢地吻她，她轻声呻吟，像是仍然睡在梦里。他俯在她耳边问：“好吗？”

“嗯！”她想起那个梦，不知哪儿来了勇气一般，身体发出命令，她不能失去他，她的舌尖探进他的口里，他闭上眼睛，仿佛沉到水里，不能呼吸，又畅快淋漓。他睁开眼睛，把她胸前的两只白鸽握到手心里。如果此刻就是末日该有多好，一切都停止在让人战栗的幸福时刻。

钱平安恍然醒了过来，现实那瓢冷水击得他手脚冰冷，身体是最好的探测仪，她敏感地察觉他身体轻微的抗拒，她在他耳边问怎么了，他不耐烦道：“从前，你不这样！”

她的头枕在他的胸口上，“我知道遇到这种事，谁都不可能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相爱，越要彼此温暖。亲爱的，我爱你！”梁红玉的声音哽咽了一下，她及时收住，她不能哭。在灾难面前，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勇敢，她们柔韧的力量常常超出了她们自己的想象。

“嗯！”他答应着，把头埋在她的怀里，他像是她的孩子，他那样无依无靠甚至无助。那是小海带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后，他们第一次这样坦诚直接地面对这件事。梁红玉怜爱地把手插进他的头发里，那一刻，他们是孤岛上彼此依靠的战友。

很久之后，她变成了他的前妻。每每想起那个清晨，想起他们真情相拥

时他像个无助的孩子，梁红玉对钱平安的恨就融化掉了。她会原谅他，他不是是个不堪生活重负的逃兵而已。

“还要吗？”

“要！别低估了梁红玉！”她的指尖挑逗着他的身体。

窗外，一缕阳光透过窗帘落到梁红玉身上。她真的像块玉，和田白玉。

许久，他说：“我得去上班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她腻着他，却不得不放手，“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六……”

钱平安吻了一下她的唇，宛如初恋，“老总出院了，要开个会，这行竞争越来越厉害，我们之前贪大，开了很多门店，结果并不赚钱。老板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据说是很不好的病，说说人生也真是没什么意思，你说他赚再多的钱有什么用，连个亲人都没有，眼一闭，一了百了……”

“他怎么会没亲人？”

“听说早年间玩得厉害，妻儿离家出走，在美国遇到雪崩还是车祸，都死了。那之后，这老爷子就什么兴趣都没有了，一心放在工作上。倒是每年都大笔地往孤儿院捐钱，我们公司的人都说，早晚我们得变成公益组织，唉！”

“人啊，谁都别羡慕谁，可怜谁，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对了，都没给你准备早饭，路上买点儿吃，不然胃该疼了！”

“嗯，你多睡会儿，起来别忘了给百年好合换水！”

卧室门“咣”地关上了，梁红玉抱着被子心满意足，嘴里却嘟囔着：“那么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过好生活吗？可现在呢，唉，大礼拜六的，也不让人睡个安生觉。”说完，想起刚刚的缠绵，不由自主地笑了，那笑甜腻得像块黑森林蛋糕。梁红玉多久没有这样幸福的感觉了？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呢？难道自己没有安全感？

卧室的门重又被打开了，钱平安探着半边身子进来，“我那片蓝衬衫帮我找出来，我今天穿那个！”

当家庭主妇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总不能是那个待在家里闲着什么也不会的“贤惠”妻子，你总得拿出点儿“政绩”来证明你在家的每一天都是对这个家有所贡献的。所以，梁红玉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情愿也得起身帮老

公钱平安找衬衫。钱平安穿上衬衫照例嫌洗得不够干净，熨得不够好……梁红玉也照例充耳不闻，她从小就很马大哈的性格，现在能洗衣做饭，且像模像样已经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啊？知足得了。钱平安也真拿这个老婆没办法，任你怨言千条，她自岿然不改，能怎么办呢？

梁红玉倒说：“你不知道这也是夫妻相处之道吗？我不改，但我也不吵。不然，较起真来，咱俩还不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啊？”

钱平安在镜子前系衬衫扣子，问：“上回你炖的那条叫什么鱼来着，挺好吃的，今天再做一条吧！马良属猫的，爱吃鱼！”钱平安穿衬衫时想起今天是马良的生日，约好了晚上来家里一同给马良庆生的，于是他又提醒了马大哈梁红玉一遍。

梁红玉伸手替钱平安把领带拉好，不软不硬地回应道：“你这简直是中国好基友啊！如果不是马良把姚茉莉宠上了天，我还真怀疑你们俩的性取向……怎么什么都惦记着马良啊？我跟小海带爱吃什么也没见你这么上心，我刚刚做梦还梦见你嫌弃咱小海带！你看看，你在我心里什么形象！”

“什么醋都吃呢！嫌弃有用的话，就嫌弃了！我嫌弃不嫌弃，她还不都那样，三岁了，连个爸爸都不会叫。唉，一大早不说了，说了心烦！”钱平安拎上电脑包出门，门“咣”地把两人隔在了两个世界里。

门外的世界红男绿女，匆匆忙忙，每个人仿佛都不可或缺，离了他们地球就不转了，至少是转得慢了；门里的世界简单，只有全职主妇梁红玉和把她隔在自己世界外面的女儿钱眉弯。梁红玉当初给她起小名叫小海带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像海带一样和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吧？女儿的命运当然跟母亲的命运缠在一起，只是，有哪个女儿会像一个自闭症患儿那样离不开母亲呢？

再也睡不着，梁红玉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出来时路过小海带的房间，不由自主地趿着拖鞋进了女儿的房间。

周末，小海带去跟爷爷奶奶住。这也是婆婆的良苦用心，她希望把时间倒给儿子儿媳，他们熬一熬，再要一个健康的孩子。当然，这层意思是用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婆婆刘雅芬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说的是给梁红玉放

个假轻松一下。梁红玉当然很领婆婆的情，生了这样的孩子，梁红玉再神经大条，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与内疚的。

小海带的小床上，她总抱着睡觉的小熊乖乖地躺在那儿。梁红玉把小熊抱在怀里，坐在女儿的床上。平常，梁红玉早上醒来，都会盯着熟睡的小海带好久。梁红玉不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做不做梦，她没办法靠近女儿的世界，这一直让她无比沮丧。

小海带长得非常漂亮，大眼睛，睫毛长得像洋娃娃。带出去，会得到很多赞美；但再多说两句话，看到小海带的异样表情，那些人的表情比小海带更难看。

回想起刚刚做的那个梦，自己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大学时学心理学，都说梦是潜意识里的想法，自己一直为没举行婚礼而感到遗憾不假，难不成自己潜意识里是希望小海带不是自己的女儿？不，不，不，这世界上无论谁瞧不起她的小海带，她梁红玉都不会，她是母亲，一个母亲怎么会瞧不起自己的孩子呢？

因为自责，梁红玉抱着小熊自言自语：“妈妈最亲爱的小女儿，无论到什么样的境地，妈妈都是你最坚实的靠山！”说完，自己的眼睛湿湿地蒙了一层水雾。

梁红玉在小海带的房间待了好半天，长长地叹了口气，又努力地给自己打气，“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呢？梁红玉，老天爷对你不薄了，你还想要什么呢？太贪心可不是你的 Style！”

起身拉开窗帘，外面刚刚还明晃晃的大太阳这会儿躲进了云层里，天空黑压压的。梁红玉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心里的一小片乌云倒飘散了。再怎么样日子也得活下去，为了钱平安，为了小海带，她都要快快乐乐的。用弟弟梁红旗的话说，生活就像心电图，一帆风顺那就是要挂的节奏了。老天爷就是要整出点儿事来难为难为人，那就放马过来好了，也不看看她梁红玉是谁，低估了梁红玉，那就等着输吧。

后来一桩桩不顺的事砸到梁红玉头上时，她一直想是不是自己的决心被老天爷听到了，它安着心跟自己别扭起来。

梁红玉的嘴角挂着一丝笑容，甚至哼起了歌。她转身把屋里那盆文竹搬到阳台上浇水。那是她唯一养得活的花，浇水就疯长，多少天不浇水，土硬成一块铁板，文竹也不见怎么样，照样活得不屈不挠。梁红玉跟姚茉莉说：“别看这花长得文弱，骨头硬着呢！”姚茉莉撇了撇画得红艳艳的嘴唇，“这可真不像你养的花！”梁红玉问：“那我该养啥花？”钱平安补了一枪，“跟你风格一致，傻大黑粗，仙人球吧！”姚茉莉捂着嘴“咯咯”笑。梁红玉也不恼，不紧不慢地回钱平安：“那你是仙人掌好了，仙人球配仙人掌，绝配。”说完，自己倒先乐了起来。

梁红玉就是这样，谁说她点儿什么，好也罢，坏也罢，从不往心里去。用钱平安的话说就是缺心少肝的。

2

姜小江开着他那辆不知倒了几手除了喇叭不响差不多哪儿都响的破克鲁兹到章小早家楼下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西装革履的梁红旗探头看了看外面的天，“这老天爷还真是势利眼，刚才还亮瓦晴天的，现在居然敢跟哥们儿摆臭脸，要不……咱改天再……”

姜小江不由分说打开车门，拿下一捆玫瑰花和一大串充好气的气球塞到梁红旗的怀里。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往后撤，花和气球这些道具的钱你不心疼，那戒指无论如何我们明天也得退回去吧？”

“我是说……别再整漏了，弄巧成拙，我是真稀罕这妞……万一……”天不热，梁红旗帅气的一张脸上竟然全是细细密密的小汗珠。姜小江知道哥们儿这次是真动心了。真动心了，那就行动吧，反正就是两个结果：成，或者不成。

小区里晨练的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梁红旗和姜小江。姜小江从没见过梁红旗这副模样。他斜靠着破克鲁兹斜着眼睛问梁红旗：“那您老人家打算怎

么着啊？咱俩鸣金收兵，打道回府？要我说，一咬牙一跺脚的事，早死还早脱生呢！”

梁红旗抬头看了看章小早家三楼的那扇窗，牙一咬，心一横，“得了，整！”

两个大男人捧着花拉着气球扯着脖子喊：“章小早，章小早，你下来！”

很快，章小早家的窗户打开了，先探出头的是章小早老妈那张胖胖的脸，她没好气地骂：“大早上的，号丧什么呢？”

另一扇窗出现了章小早那张俏丽的脸，她使劲冲梁红旗摆手，嘴里做着“低调”口型。

低什么调啊，不弄点儿声势出来，这求婚的戏码怎么演啊？要的就是大张旗鼓大鸣大放地宣布章小早名花有主了，以后那些保媒拉纤的都闪远点儿，还有，既成事实，搞定丈母娘也是梁红旗此次求婚的目的之一。

当然，搞定搞不定那就另说了，关键是对外宣布对章小早的主权，这个最重要。

梁红旗大声喊：“章小早，俺爱你！每天想你想得困不着觉！”那是电影里的情节，电影里姜文演的那男的一口陕西话，梁红旗和姜小江活学活用，不拘泥于什么方言，索性南腔北调，喜剧效果十足。晨练的人陆续围上来，梁红旗从小就是“人来疯”的个性，有了观众，他索性抛弃了半生不熟的陕西话，改了家乡东北话：“章小早，我贼拉稀罕你，我想娶你做老婆，咋样？”

也就是那时，天空一个响雷划过，梁红旗一个激灵，他很紧张地问姜小江：“老天爷不会这么闲，咱俩这点儿小阴谋诡计他老人家都看不过眼去了吧？”

姜小江不以为然，“哥们儿，你今儿可唯心主义唯得厉害啊！老天爷要真有灵，也是帮你不能害你啊，咱都苦孩子，老天爷要那么没同情心还是老天爷吗？再说了，老天爷真没这么闲，人的大事多着呢！”

梁红旗给了姜小江一拳，“就你这劝人的本事不去电视台做个情感顾问都对不起观众！”

也难怪梁红旗犹豫犹豫心里翻腾直打鼓，他一没钱二没房三没爹可以拼，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屌丝。

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后，梁红旗深知就业形势严峻，削尖了脑袋找工作，现在制造业都低迷，山寨成风，谁还要专门的工业设计师啊！混来混去，梁红旗今天推销方便面明天推销电话卡，东晃晃，西逛逛，差点儿就把三百六十行都做遍了。

姐夫钱平安一向对他这个眼高手低的小舅子不屑一顾，训起梁红旗来一点儿情面都不留：“一起头就想吃个胖子，哪家老板傻啊？要是搞个屌丝形象代言人，你倒是不二人选。可惜人都选快男选中国好声音，没人选屌丝。”

倒是姐姐梁红玉信奉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道理，赶紧给弟弟往回找脸面：“会不会说话啊？不会说话一边待着去。我弟将来是当国家主席的料，各行各业都门清！”

钱平安“嘁”了一声，继续酸鼻子醋眼睛地看衰梁红旗，“那叫干啥啥不行好不好？门清？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

梁红旗听着姐姐姐夫为自己吵，心里不是滋味，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他理解姐姐护着自己，自己的弟弟，梁红玉怎么也得给争个理才算完。他甚至也能理解姐夫的刻薄尖酸，这世界上能做伯乐看出他梁红旗是个人才的人到底生没生出来，梁红旗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

话说那天红旗带了台理疗仪给姐姐送过去。刚好姐夫在家，他又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无非是梁红旗没本事就赶紧回老家算了，这北京城是什么人都能混的吗？梁红玉不高兴了，她说她真没觉得弟弟这样不停换工作有什么不好，甭管干什么，他一直能找着工作，没失业，这就不容易了。钱平安说：“那为什么干不长不往上发展呢？”

梁红玉没好气地呛钱平安：“那不比那些蹲家里啃父母的强多了？他要真是天天跟家待着，我妈不得愁死？我妈愁死，我这日子能好过？人是跳槽跳得勤了点儿，可人也没用别人帮忙不是？像那马良，一天到晚没正事……”

“你说你这人，人马良招你惹你了？他有没有正事，人不到处蹭吃蹭喝的！”说到马良，冲了钱平安的肺管子，他丝毫没顾及小舅子就在现场，连蹭吃蹭喝的话都说出来了。梁红旗心里难受，却不能起身就走，那样无异于给姐夫姐姐之间火上浇油。因为小海带的病，姐姐够不容易了，自己帮不上忙，

总不能添乱。所以，梁红旗忍。忍无可忍时，重新再忍。梁红旗有次从老姐家出来直奔姜小江那儿，他说自己简直都成忍者神龟了，再忍下去，都得憋出前列腺炎。

梁红玉的脸拉了下来，“钱平安，你什么意思啊，你？”

钱平安也不是不识相的人，知道再说下去，闹得不欢而散，自己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也懒得再掰扯，家里的事能掰扯出什么子丑卯酉来啊，赶紧鸣金收兵，沉默不语扯着一张报纸没完没了地看了起来。

梁红旗该吃吃，该喝喝，手拿着遥控器假装把两人的话全都自动屏蔽了。他才懒得理会姐夫那副全世界就他行的嘴脸呢。这混社会别的没混出来，就混一厚脸皮，刀枪不入，那就离成功不远了。

梁红旗真不是没心没肺没头脑，除了在工作上这山望着那山高之外，他对自己处境的判断还是很清楚的。这年头的现实情况是，僧多肉少，屌丝多姑娘少，所以，即使你是屌丝男的背景，追姑娘却一定要有高富帅的手段。

把姑娘扑倒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成功脱离光棍队伍，以裸婚之势抱得美人归那才叫牛。当然，如何能在众屌丝中突出重围，顺利把姑娘揽到怀里，那是需要战略战术的。

章小早是梁红旗扫楼推销全身上下的病都能治的理疗仪时碰到的姑娘。章小早的老妈对梁红旗口若悬河吹捧的理疗仪动了心思，正合计着能不能讲讲价，章小早从浴室里洗了澡出来，拉着一张清汤挂面的脸吡咤老妈：“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领啊，万一是坏人呢，就咱俩能治得住这坏人吗？”

梁红旗刚刚还口若悬河雄心勃勃指望从老太太口袋里把钱逗出来，自己收拾东西直奔下家，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上来就说自己个儿是坏人，他能不生气吗？正想着回头问问这闺女怎么说话呢，却不想一回头，傻了。这哪是程咬金啊，明明是半路飘出个七仙女啊！后来梁红旗跟姜小江说起这段时说自已偶然一回眸，立马触电，外焦里嫩，一片空白的大脑里打出一大横幅：我孩子的妈！

也难怪梁红旗被电，章小早也实在是电力十足。那天天气刚有些热，洗过澡的章小早短裤配着小背心，红绯绯的脸庞，肉嘟嘟的嘴唇，一盘散沙般

不守规矩的长卷发，还有，胸前那片好山好水好风光旁若无人地闯进了梁红旗的眼睛里，梁红旗呼吸困难。这姑娘不是演《失恋33天》的那白百合吧？自己这一不小心走明星家里来了吧？这年头，不化妆能这样糯米糍一样的姑娘比大熊猫都少见，原装正品，绝没有韩国回炉改造过的痕迹啊。

“妈呀，我这不是走明星家了吧？你是白百合？哎呀，我天！一定给我个签名。”梁红旗盯着章小早很花痴地发表见面感言。

“白百合，我还红玫瑰呢！”话是这样说，章小早心里还是乐的，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要真是明星家，你能进来？喊！妈，别又上当受骗啊，赶紧让这人走。什么啊，两只死鱼眼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

作为资深美女章小早的老妈对梁红旗饿狼一样的眼神当然不陌生，她拿手里的理疗仪挡住了梁红旗的目光，说：“行了，行了，这东西我买了！”

章小早出现在梁红旗视野里的那一刻，梁红旗就把卖理疗仪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美色当前，江山都得让步，何况一小小理疗仪呢？再说了，脑子里孩子妈的大条幅还迎风招展呢，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理疗仪勾不住新娘。于是，梁红旗冲章小早傻笑，“我真不是坏人。这样，阿姨，这理疗仪我送您了，有事您找我，我这就给您留一电话！”

是谁说这是个男权社会的？梁红旗举双手双脚反对。甭说这个人类社会，就是整个地球上，雄性追求雌性，要击退多少同类付出多少血的代价啊？《动物世界》里，雄鸟为讨雌鸟欢心，跳舞跳得累死，就这，也不见得有雌鸟看上它。螳螂那哥们儿更是不要命，干脆把自己送到螳螂美眉嘴里当欢后美餐，比比人家，他一穷二白的梁红旗不豁出点儿什么能行吗？不就一八百多的理疗仪吗？进价……这是行业秘密，梁红旗得守着职业底线。

章小早的老妈无功不受禄，死活不要，但梁红旗的胸脯拍得山响死活送。知道的是推销员上门推销，不知道的还以为活雷锋做好事呢。梁红旗那嘴可是经过推销员训练的，推销洗衣粉，他还拿过区域冠军呢，那是耍大刀呢吗？三寸不烂之舌，巧舌如簧，东西都能卖出去，难道还送不出去吗？他说：“阿姨，我真没别的企图，我就是想您用着好，告诉小区里的其他人，给我做一免费广告！”